



## 骑行

■李专(温泉)

## 队友(上)

“风驰”骑行队组建后的第一次骑行,有一道陡坡,全队只有4个人骑上去了。

那是出131大门右拐的一个坡,比较陡,但不长。骑上去的4个人是老王,老潘,老魏,还有我。老王是骑行队的创建者,他在原单位就创建了一支骑行队,到开发区来不久就倡导组建骑行队。他是“风驰”队资格最老的队员,他的“资格”先于“风驰”的组建。老潘骑行前,爱好长跑,只要没喝多酒,他每晚都要跑五千到八千米。老魏虽然是个临近退休的女同胞,有敢打敢冲的精神,有顽强拼搏的劲头。我则是长期坚持爬潜山打下的底子。

在这4个人当中,没有小熊。仅仅两个月后,小熊就成为“风驰”队第一号骑手。他比我年轻11岁,原来一直不锻炼,稍加锻炼就把潜能开发出来了。鸣水泉那个又长又陡的坡,只有他一个人骑上了顶。3年来,“风驰”骑行队员单日骑行最长纪录是他创造和保持的,就是骑行九宫山一日来回,全程210公里。从山门骑上铜鼓包,中途不休息,一口气冲顶。他的这个壮举不是在“风驰”队里完成,而是搭进其他高水平的骑行队完成。但是,我们向外人炫耀时,就拿小熊的这次壮举给“风驰”说事长脸儿。其实,小熊在“风驰”队里骑行很不过瘾。于是,他以另一种方式来过瘾。一次,一位队友的墨镜落在上一个休息点,离开了很远才记起,本来打算不要了。可是小熊坚持要返回去,替他取来,再追上大家。有时途中要买个矿泉水什么的,都是他买来再追上队伍。“风驰”队里唯一的保障包,里面装着两条轮胎、一柄汽筒、一些补胎换胎工具,一直由他背着。所以我们给他封了个官衔叫“总后勤部长”。

老潘是“风驰”队长。每次活动,先要征求意见,最后形成线路方案,再发通知。没有建立微信群以前,反复以电话沟通,工作量实在不小,老潘却完成得很好。队长也要管掉队的队员,按自身体能,老潘可以走在队伍的前面,但是他一般都殿后,尤其是有新队员参加骑行时一律殿后。吃饭也是队长操心的事,大家只管吃,老潘却是饭前饭后都要操心费力。有时,碰到有队员过生日,还要在餐中庆贺一下。有一次,为一个队员在骑行中过生日,他还从家里带出两瓶好酒。最初的“风驰”是个开发区的内部骑行队,有队员20多人,后来,坚持下来的只有五六人。再后来,这五六个人当中又调走2人。这就需要吸收其他单位的骑行者参与活动。这样,“风驰”的队员最后由10多个单位的人员构成。原来管一个单位的事叫“队长”,现在要管10多个单位的事只能叫“总队长”了。老潘的官当大了,为队友服务的心一点没变。

当“风驰”有20多人时,女队员有一半,青年人也有 half。后来青年人一个也没留下。我开始以为是毅力意志方面的问题,后来一想不是,骑行是体力活,青年人的体力要干其他的事。我不说了,你懂的。现在的“风驰”,还有三四名女队员,其中两三名是经常变换的,只有一名女队员总是不变。“风驰”队一直不变的女队员是小田,因为她是秘书长,职责在身,想变也变不了。当时20多人一窝蜂地买山地车,现在有三分之一人把车卖了,卖车的是女队员占多数。还有三分之一把车封存了,声称要作为“传家宝”传给子孙后代,封车最多的也是女队员。这一切虽然动摇过小田的心理,但没有动摇过小田的行动。“风驰”的队服是小田设计的,队旗也是小田设计的,她并非专业人员,这个“设计”过程其实是在网上沙里淘金的过程,是个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,那其实就是个殚精竭虑的过程。

梦里,常常见到奶奶。

奶奶那和善的目光,和蔼的笑容,和暖的话语,总在我脑海里浮现,总在我耳边响起。

5岁时,我父亲得病死了。听说,当时奶奶像疯子一样,抱着父亲的遗像,到处跑,到处哭,见人就喊我父亲的名字。这样的状态,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。

唉,真不知道奶奶是怎样熬过来的!

在我心里,奶奶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。

还记得,小时候,家里穷,粮食不够吃。于是,奶奶便用萝卜丝和着大米煮成饭。我和弟弟妹妹吃米饭,奶奶吃萝卜丝充饥。我也吃了几口萝卜丝,一点味道也没有,结果吐了。

还记得,有一次暴雨来了,邻居家的棉花晒在屋外。奶奶二话不说,冒雨抢救棉花,浑身淋得透湿。邻居收工回家,感激不尽。

还记得,村里有个孤寡老汉,人称“憨子叔”,胡子拉碴,脏兮兮的。奶奶一点也不嫌弃,逢年过节,总会把他接到我家里吃饭。平时,奶奶还做鞋送给他穿。

还记得,有一天,一个讨饭的老汉来到我家门口。当时正值午饭时间,奶奶便将讨饭老汉请上桌,跟我们一起吃饭。临走时,奶奶还送给讨饭老汉一瓷盆大米。其实,那个时候我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有句话奶奶经常挂在嘴边,做好事总有好事在。有时,家里人也理解不了奶奶的行为,奶奶说,我是在为后人积德留福。

如今,奶奶走了,我和弟弟妹妹都已成家立业。

托奶奶的福,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

有人问我,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?

我的回答是,对于折了竹子再来抚笋的奶奶,我们没有尽孝。这一点,永远无法弥补,永



芦苇花极其平凡,平凡得让人以为不是一种花,很少有人赞美和欣赏,历代关于芦苇花的诗赋很少。我只查到宋代词人潘阆在《酒泉子·长忆西湖》中写道:“笛声依约芦花里,白鸟成行忽惊起。别来闲整钓鱼竿,思入水云寒。”我对芦苇花并不陌生,我的故乡在苏北地区,一望无际的平原,河港纵横,密如水网,沿河两岸的坡地上,长满了芦苇,一条条芦苇带装点着大地,将众多的大河小港打扮得十分诱人。

这些芦苇高两米多,肥壮的可达三米,一根根亭亭玉立,成群的飞鸟在芦苇丛中嬉戏,昆虫在芦苇枝上鸣叫,野趣十足。“十月秋风,

拿出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,贴上妻子不为我知的私房钱,还东拼西凑了一部分,总算了却了向往已久的心愿:跨入了拥有私家轿车一族的门槛。

妻子不会开车,也没有打算学车。可她对车的关注却远远超越了我的兴趣。从决定买不买车,什么时候买车,买什么样的车,都是妻子拍板定夺。新车提回家后,我的内心虽有那么一点小激动温热,但表面还是装得很淡定,妻子却忙得不亦乐乎。从选购座垫样式颜色、方向盘套圈和行车记录仪的类别,到清洁车辆的配套工具、抹布海绵,车内装饰等等,都是她一手操弄,在网上商城反复进行性价比照而选定的;而且还在后备箱里放置了一个多层大塑料箱,装满了拖鞋、毛巾、棉签、精油、牙膏、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,简直就把车子搞成一个流动的家。

轿车平时用的并不多,经常闲搁在车库里。我离单位近,上下班一般都是步行,除了刮风下雨动动车子接送妻子,平日她也照样骑电动车。但节假日回老家探亲访友就方便多

## 难忘的

## 记忆

■杜先龙(温泉)

远留下遗憾!

总觉得,奶奶的恩情比山高,比海深。

还记得,我参加工作后,每次回到乡下老家,奶奶总是把洗脚水端到我面前,把干毛巾递到我手上。然后,眼睛定定地瞅着我,泛出温暖的光辉。就连我挑水,奶奶也不让,生怕我闪了腰,硬是要爷爷代劳。

还记得,每次回老家给奶奶带些零食,她都舍不得吃,却分发给左邻右舍吃,不停地说“这是孙子给我买的”。听得出来,奶奶是在炫耀自己的幸福感哩。

还记得,我结婚的时候,奶奶拿出了全部积蓄,数过去数过来,不足3000元。“没办法,只有这么多了。”说这话时,奶奶满脸歉意。而我,心像针扎一样,阵阵刺痛。

还记得,女儿出生后,奶奶颠着一双小脚,忙前跑后。当时房子小,奶奶睡在行军床上,白天收起,晚上打开,既不方便又不舒服。奶奶却十分满足:“蛮好,蛮好。”

还记得,有次奶奶得了重病,一拖再拖,死活不肯去医院就诊。一问才知道,奶奶担心花钱,害怕拖累我们。

细想想,奶奶这一生都是在为我们活着,唯独没有她自己。

奶奶说,水往下流,应该的。

如今,我们住进了大房子,老是感到空荡

## 平凡的

## 芦苇花

■王坪(温泉)

一夜白头。”每到秋天芦苇花盛开了,那毛茸茸的芦苇花,远看是一片雪白,近看却有不同的颜色,不但有白色,还有紫红色、绛红色、淡青色。轻软的芦苇花在沿河两岸如浪起伏,升了又落,落了又升,忽上忽下,忽左忽右,舞姿绰约,煞是迷人。从春天倩影婆娑到夏日苍翠摇曳,轻舞的芦苇花,这时成了芦苇生命中袒露的最后一道亮色。

秋风起兮,芦苇花随风飘荡,飘到路人的脸上、衣服上,飘到农家小院里、禾场上,孩子们便在瑟瑟的秋风中追逐扑打,或将芦苇花塞进小朋友的衣领里挠痒痒。

深秋是芦苇花收割的季节,人们一镰刀一镰刀地把成熟的芦苇割下来,扎成结实的捆,扛在肩上,那没有落尽的芦苇花便在人

## 家有爱妻

## 爱车

■黄军(温泉)

了,不用左拎右拖着大包小包,计算好时间去挤班车,途中还得步行、换乘打的士、坐三轮车才能到家门。现在可好了,想走随心说走就走,直达家门口。无论是走杭瑞高速,还是走106国道,前前后后把小时就能到县城,就是回乡下走亲戚也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。

妻子爱惜轿车,本无可非议,有时却显得过犹不及。只要她坐在车上,总是唠叨不停,不是油门大了,就是刹车猛了;一会儿超车时机不对了,一会儿又嫌你转弯方向打急了,再不就是跨坎过坑没减速伤到轮胎了。搞得她倒好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教练似的。我知道她心痛车辆,出于好意提醒,也

荡的。为何?奶奶不在了!

奶奶走得很安静。80岁生日过完后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,奶奶跟家人聊完天,就去睡觉。第二天喊奶奶过早时,她却永远闭上了双眼,神态安详,毫无痛苦。周围的人说,这叫福报,积善行德修来的。

每逢清明节,我都会给奶奶扫墓,风雨无阻。坟墓前,放很多很多的鞭炮,烧很多很多的钱纸。心中祈祷,在天国,奶奶好好为自己活一回。心里默念,如果有来生,我还愿做奶奶的孙子,不是索取,而是报答。

算起来,奶奶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。至今,奶奶说的很多话,我都记忆犹新。

当生活中与别人发生不愉快的时候,奶奶会说,让人非我弱。

当工作中埋怨忙碌劳累的时候,奶奶会说,吃亏是福。

当人生中遭遇坎坷不顺的时候,奶奶会说,天生一人,必有一路。

当个人欲望有所膨胀的时候,奶奶会说,知足常乐。

当喟叹活着有什么意义的时候,奶奶会说,两脚奔奔走,为的身和口。

当家庭出现争吵口角的时候,奶奶会说,家和万事兴。

现在,每每看到网络上的心灵鸡汤,可以说,都抵不上奶奶的一句话,那么简单,那么直接,那么受用。它始终伴随着我,影响着我,去做人,去做事。

一字不识的奶奶,那么多的人生感悟,想必都是用心血和泪水换来的。然后,滋补我们的心灵。

窗外,雨声嘀嗒,打湿了我的心,蒙眬了我的眼。

们身后洒了一路,调皮的孩子跟随追逐扑打,三五成群,相互争夺,不亦乐乎!

芦苇花可以用来做帘子、扎扫帚、编蓆子,或卖给造纸厂当原料。而芦苇花不仅有观赏价值,还可做芦苇靴(江苏农村称毛窝儿)。在我小的时候物资匮乏,无钱买棉布做棉鞋,在冬季能穿上一双毛窝儿,是很幸福的事。这种毛窝儿是用稻草打制加工,夹以芦花编织,用棉布条缝靴边而成。母亲是打毛窝儿的能手,为我和弟弟打的毛窝儿底很厚很扎实,鞋帮子还夹以花布条,做出花样来,既好看又暖和。有的农家到了初冬农闲时,专门打毛窝儿进城去卖,成了季节性家庭副业。至今我还怀念着母亲及乡邻们打毛窝儿的繁忙情景。

母亲还用芦苇花来做枕头的枕芯,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,又有绵软舒服的感觉,枕着母亲做的芦花枕头,我们兄弟二人总是安然入睡到天明。

故乡的芦苇花,总会唤起我遥远的记忆。站在秋风里,褪去红尘的浮生,思念着芦苇花的飘零,闭上眼睛则是一片如雪的白。故乡啊,总是那么让人牵怀。

就懒得与之争论,以免激化情绪影响安全。

今年中秋节,回家团聚的途中,车辆拥堵,我刚减速停下,就被后面急驶而来的一辆面包车给追尾撞花了。事后回忆,妻子说,听着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随着车子猛地往前一窜,她的心也跟着被狠狠地揪了一下、都快提到了嗓子眼。虽然对方负全责,我主张到4S店进行修复即可,没有要求他换新保险杠,只更换了撞断的亮色压条和损坏的倒车雷达感应器,新喷过油漆的保险杠与其他部位色差明显,怎么看都没有之前那么顺滑,妻子表面没过多说什么,但我知道她还是郁闷了好一阵子。

妻子和我都是工薪族,每月工资收入固定就那么多。买了车后,生活品质并没有因此而带来多大的变化,倒是为此增加了车辆养护、保险、加油和过路过桥等费用开支,反而需更加小心地算计着过日子,真正应验了“车子只不过是一个代步烧钱的工具而已”的大实话。经历了车辆一些小擦碰事故后,打心底里遵循着妻子的行车“教导”,祈愿着出行人车两安!